

在一天的固定时间吃点心,那是在幼儿园。上学后,常与妹妹跟外公去吃点心。知道城隍庙点心多,但一般就近吃。我们多去离家十来分钟路的点心店,在陕南邨对面的陕西南路上,或沿路往北到南昌路口的蕾西。

吃点心多半两种情形。一是肚皮饿,但还没到吃饭辰光,就吃点心垫垫饥。二是馋痒虫爬出来了,要解馋。吃点心也是有时间的,基本在下午三点左右;中学学农正逢“双抢”,房东下午送点心到田头也是这时辰。而幼儿园要稍早些,午睡后就开吃。

到店吃点心,笃笃定定。喊小笼和馄饨较多,这也是干湿搭档;就像吃生煎要配碗牛肉线粉汤。小杨生煎还在吴江路时,部门里叫工作餐,就是这样的组合;汤是装在一个大钢种馒头里。姚明来做嘉宾,也欢喜吃。

老底子,有牛肉线粉汤一枝独秀,不以生煎的配角出现,而作为一样独立点心登上了上海滩点大舞台。听“老克勒”讲,四马路(今福州路)天蟾舞台对过,有家小店专卖牛肉线粉汤,没店名却名气响。

吃点心

袁念琪

生讲,“每天只卖五十三加仑汽油桶两桶。”不知为何要按汽油桶来说销量,难道牛肉汤是装在汽油桶里?如按英制加仑算,一天卖掉两桶是 482.3 升。如同一只十字对开门大冰箱的容量,想想不算少。

上海人往往把点心当早饭,这一点倒与先人相像。在清朝太仓人顾张思记录乾嘉以来江南风俗的《土风录》里,老婆对等早餐的老公曰:“治收未毕,我未及餐,尔且可点心。”

做早饭的点心,多是买回家吃。最常见的是大饼油条豆腐浆,升级版是

生煎和馄饨。住茂名南路时,每天一早直奔淮海坊的南昌路茂名南路入口,一位阿婆在那卖小馄饨。上海额馄饨分大小两种,小的全肉,皮子平摊掌心,一小坨肉放其当中,五指收拢一捏即成。而大馄饨是菜肉馅子,要折叠包起来,像个肉鼓鼓的官帽。

在九十多多年前,西摩路(陕西北路)南洋新村弄堂口,有卖馄饨的广东阿施。老广把馄饨叫“云吞”,这是粤语发音使然。他家做的是脆皮云吞,皮脆肉也脆。广东老乡、雕塑家李金发交关欢喜,他是雕塑作品入选巴黎美展的中国第一人。“每当神思不属,腕不从心”就去吃一碗,即

“性灵大来,得心应手,攸往咸宜。”同行江小鹤说阿施云吞给他灵感,弄得他的学生都去吃,于馄饨中寻寻觅觅。

不在家吃的,就买鲜肉大包。上海人把北方人叫的“馒头”“包子”都叫“馒头”,加糖是“甜馒头”;有馅子的,菜馅喊“菜馒头”;唯独对肉馅的网开一面,既叫“肉馒头”又称“鲜肉大包”或“肉包子”。

在老上海,做肉包子出名的有无名摊头,如爱文义路(南京西路)美琪大戏院转角,有一卖肉包摊。唐鲁孙说“既非小笼,又非汤包。比天津狗不理的包子大一号,面发得白而且松,绝不粘牙,纯粹肉馅,散而不滞,卤汁浓厚”。而且吃过不口渴,表明是不放味之素的自来鲜。没想到,在味精风光时已有这等素质的吃客。

生意从凌晨一点做到上午十点。这里没桌凳的堂吃,要吃排队,其中还有老外。毛泽东称为“金融巨子”的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时常路过;路过不错过,下车吃几只,再去办公。

也有名店做得灵呢。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近金门饭店的一家五芳斋,专卖大肉包,还有田螺。堂吃总客满,要排队等位。听“老克勒”说,

1937年8月13日,日本在上海浦东开战,八一三事变爆发。

家住浦东祥生船厂(后改名上海船厂)附近的母亲,时年9岁。呼啸的子弹使外婆倒在血泊中,妈妈吓坏了,外公急忙回家拉着外婆和我妈向外逃,外婆死活不肯,“你们快走吧,日本人打来了”,无奈之下,外公拖着我妈和4岁的弟弟,往春江码头跑去,外婆却死在日本人的铁蹄之下。从此妈妈没有了妈妈。

一路奔命春江码头,这里早已

第二次参加上海交响乐团夏季音乐节学生节日乐团,我感到自己收获颇多。第一次接触学节还是前年听上交张欣老师的介绍,说这个乐队能在上交的大厅里演出,又是选拔出来市里最优秀的学生,非常有水平。今年第二次参加,自己在技术上也有了极大程度的提高,对乐队的演奏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上海交响乐团的专业老师们和上海乐队学院的学生们的专业指导,为我提升了自己的演奏水平和音乐能力。能得到那些平时的上交舞台上演出的第一线的首席和演奏员们的悉心辅导绝对是所有学乐器的同学们梦寐以求的机会。例如我的双簧管老师张欣老师在排练时发现我们双簧管声部的另外三位学生的哨片质量不好,就根据他们每一位的演奏方法和特点,亲自给他们修了张老师自己的。在最后一天演奏前,由于排练厅的湿度一直很大,双簧管乐器又特别容易变化,张老师还特地先到上交的后台为我调整乐器、哨片和进行最后音乐和音准上的指导。演出那一天,我的乐器的按键的确出了问题,还多亏了张老师最后的临场帮助否则没法上台。

我们今年的演出曲目包括中国作曲家

李焕之的《春节序曲》、中国作品改编来的《良宵》、《波斯集市》还有德沃夏克《斯拉夫舞曲》中的一首。这些作品对我们和观众而言都是非常熟悉的曲子,要怎么样在众多的演绎版本中赢得观众的掌声是对我们的考验。至于具体曲目上,学生节日乐团也让我对我们所吹奏的这些乐曲有了更深入和细致的了解和理解。我平时也爱听音乐,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每年春晚的背景音乐《春节序

夜光杯



学习强国



绿水青山

陈茗屋 篆刻

互联网时代,信息大爆炸,人手一机,一早醒来就知道昨夜全世界发生了什么。你跟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远,仿佛只隔着一扇窗户。获取知识的渠道也全面直通,轻轻一点,老师就来到你面前,问吧孩子。现在,地铁、机场、公园、学校、剧场、影院、饭店、超市、医院……人越来越多,比人更多的是手机。

信息是无边无际的海洋,彩色的,炫幻的,尖锐的,圆润的,朦胧的,粗糙的,时而轻柔,时而狂躁,潮起潮落,不舍昼夜。你获得的信息越丰富,危机感也越强烈,时刻担心被这个高速旋转的地球抛出轨道。

一个人被人围观很容易,被人忽略也很容易。一件事被人议论很容易,被人“调频道”也很容易。扁平的世界,人与人之间交往便捷而频繁,但是一个人退缩在自己的小宇宙里又倍感孤独、软弱,从肉体到灵魂就像碎纸片一样在空中飞舞。

传统书籍似乎面临自印刷术发明以来的最大危机。出版社的库存在增加,书店经常推出清仓大销售。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用手机下载文章,网站上的文章、图片五花八门,有些还配了音乐,这些优势可能是纸质图书不能望其项背的。

今天,我们还有理由去读一本纸质图书吗?

我认为肯定是肯定的。在碎片化阅读的时代,人们享受着一目十行的视觉狂奔,但是能在脑子里留下来的信息并不多,那么随着我们的心智成熟,肯定会回归到有质量的阅读。让时间沉淀下来,让情绪、感情、思想、记忆都沉淀下来。慢阅读、慢行走、慢欣赏、慢思考,是对互联网状态的必要纠偏。

更何况有些忠诚的读者拒绝碎片化阅读的侵蚀,更加执拗地坚守数十年来养成的阅读习惯,每天以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姿势进入他熟悉的版式和风格,这种阅读已然化为生命的注脚。

文明社会肯定拥有成千上万的书迷,他们热情搜求,收藏宏富,陶醉于抚摸纸张的感觉,温暖、柔和、光滑、脆

母亲的八一三记忆

严宝康

挤满了逃难的人。“不行了,不行了,船要沉了”,船夫大叫,可是逃难的人群似乎谁也没有听见,还是一个劲地往小帆板上跳。

眼见前面一船才行江中,一个炮弹飞来,掀起巨浪,小帆板被倾覆了,江面上漂浮起无数的尸体,惨不忍睹。从此母亲再也不敢坐船过江,直到黄浦江隧道建成,我们带着她

坐着地铁去浦东,才找到春江码头原址。

终于,摇摇晃晃的小帆船靠岸,人们逃也似的进入租界,日本人不敢打了,头上的子弹没了,但四顾茫茫,举目无亲。曾经住在船厂附近夜夜听着对岸海关大楼传来悠扬的外滩钟声入睡的母亲,却突然流离失所了。不久后,母亲被延平路的难民所收留。

新中国成立后,每到八一三,母亲常会想起这段经历,和我们诉说。我把母亲的故事转述给下一代,让他们明白,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

衡,否则就会损失很多音乐中的细节。

乐队的演奏不同于自己在家练习独奏作品,在把自己的分谱演奏清楚的同时还要听周围声部的音高和节奏快慢,让整个乐队的声音是一致协调统一的。还有在吹奏自己的分谱时需要注意看指挥的手势和提示,听打击乐或者一般是低音乐器提供的节奏是不是能和自己的合在一起,注意及时调整自己的演奏方式。有的时候需要和其他声部有所配合,有时要突出或压低自己的音量,跟自己吹的独奏作品不同,一切都为乐队最后的演奏效果考虑。这些作品的分谱技术对经过严格选拔而来的我们而言都非常简单,但是要怎样把乐队的声音合在一起,同时在大编制的情况下突出音响效果的变化就对我们提出了考验。

总而言之,参加上海交响乐团夏季音乐节的学生乐团对我带来了许多收获,既有专业上的突破,更有能力上的提升,感谢上海交响乐团的各位专业老师们以及夏季音乐节为我提供的这样宝贵的机会。

在学生节日乐团重新理解音乐

陈想

和 MISA 走过十年

十年,足以让一个音乐节茁壮成长。

责编:朱光

给阅读一万个理由

沈嘉祿

弱,对外部环境相当敏感,像人的另一张皮肤。书籍在燃烧的时候还会发出令人战栗的光亮和足以毁灭一切的能量——历经沧桑的读书人对此有切肤之痛。我们这座城市还有许多咖啡馆,读书会不应是纸质图书的悲情谢幕,喝咖啡时需要一本图书为伴,最好是羊皮面子的精装本,烫金花体字,扉页上有原版藏书票,1864年的初版本,从壁炉里溢出来的火光也向它表达长久的怀念。

正因为有许多人还对阅读保持着敬畏和热爱,这几年新型实体书店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如雨后天春笋般出现。空间虽然不大,但设计得相当温馨,有书,有咖啡,有茶点,有小型画展,有令人脑洞大开的文创产品,还有精心策划的讲座。我在那里做过多次讲座,与听众促膝交流,有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肌肤之亲。这样的书店不仅为读者开辟了一个新的社交空间,也是大脑的充电桩,心灵的休息站。

我们不是一直在追求诗和远方吗?去远方——暮春者,春服既成,浴沂沂,风乎舞雩——相约去远方。这个远方就在万籁俱寂的大山深处,森林边缘,沙漠尽头,也可以是候鸟往返的海边,沙滩上有贝壳、小船、鱼的遗骸、被冲上岸的漂流瓶,穿过礁石缝隙的海水也穿过了你的脚指缝。这个时候应该关上手机,打开一本足够厚的书,身旁坐着你心爱的人。

正是想到上述种种情景,我才有勇气将近两三年里写的文章连缀成这本书,内容包括市民社会生态、上海城市历史、艺术人生和旅途见闻等,献给互联网时代的人们,献给准备去寻找诗和远方的朋友——但愿在你风雨兼程的人生旅途中,书中的一两句话能够引起短暂的共鸣。

生活还在继续,太阳照常升起,写作是我简单生活的日课,光怪陆离的现实世界和虚无缥缈的幻想是书写者的墨水瓶。朋友,请接受我最真挚的感谢!

(本文为《裹曼走了,薄荷茶很甜》自序)



布拉迪斯拉发印象

水央

在吉尼斯记录中,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和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被认证为世界上距离最短的两个首都。不过在旅行者眼中,斯洛伐克实在是一个太容易被忽略的国家,除了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之外,斯洛伐克只剩下一些乏人问津的小镇。但幸运的是,独特的历史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得布拉迪斯拉发这座小巧精美的首都,延续了西欧古典建筑的气质,同时与东欧异域风情融合得恰到好处,所以每年仍能吸引不少游客到访。

布拉迪斯拉发隐藏着的惊艳需要你去亲自发觉,细细体察之后,我也不由为自己此前的孤陋寡闻而感到汗颜。

这里的旧城区,保持着中世纪欧洲古典建筑风格,静静的多瑙河与城市轨道上缓缓驶过的电车,伴随着人们的生活日出日落,这种相互缠绵、动静结合的美,不需要任何渲染与夸张。在老城小街,琳琅满目的小店随处可见,临街房屋都是商店,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当然,如果问我这座城市最吸引人的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雕塑。这里各式各样的雕塑充满着奇思妙想,俨然成为布拉迪斯拉发的城市名片。它们伫立于街头巷尾,在你不经意间突然出现。全城几十座街头雕塑全都栩栩如生,有些如真人般大小,因此建议想要前去的游客事先做好功课,以免分不清哪些是真的街头雕塑,哪些是街头艺人所扮。

老城广场的人行道上,有一个特别的雕像名叫“守望者”。许多游客都会来到这里“打卡”,排队等候一张合影。“守望者”是布拉迪斯拉发老城雕像中最著名的一座,由当地艺术家维克托·胡里克创作。这是城中上镜率最高的雕像:一个戴着头盔,身着工作服的维修工,从下水道钻出大脑袋趴在地面上休息。下水道的泥水顺着头盔溢出,维修工望着眼前,嘴角边露出一抹神秘的笑容。出于好奇,我也有模有样地学水管工,趴在水道旁的地面上,放眼望去,但见热闹的市场、来往的车辆、熙熙攘攘的行人……城中众生尽收眼底,想必这位水管工哥们忙里偷闲,探出脑袋来看看风景。据说这座雕塑还有一个名称叫“偷窥者”,水管工脸上的表情,是在偷窥走在路上的姑娘时露出的坏笑。

在一处街道的转角,一座名为“银先生”的雕塑同样让我印象深刻。远远望去,一座银白色的雕塑被里三层外三层的游客围观,一位绅士打扮的男士面带微笑、手持礼帽,仿佛在给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送上最诚挚的欢迎与祝福。这座雕像其实是以一位上世纪中叶的当地老先生为原型,他的祖父是位非常有名的小丑,受祖父的影响,他希望能够为这座城市带来快乐和欢笑,于是就每天穿着高礼帽和燕尾服来往于老城,与女士们打招呼,给人们带来欢乐。

每座雕像都有自己的故事,就像布拉迪斯拉发这座城市,处处耐人寻味,或悠闲,或热闹,每一面都是这座城市不可缺少的元素。夕阳西下,伴随街头艺人的歌声,街上行人的步履更加匆匆,徐徐而来的有轨电车又载着无数疲惫的身躯,缓缓驶向灯火辉煌的远方。